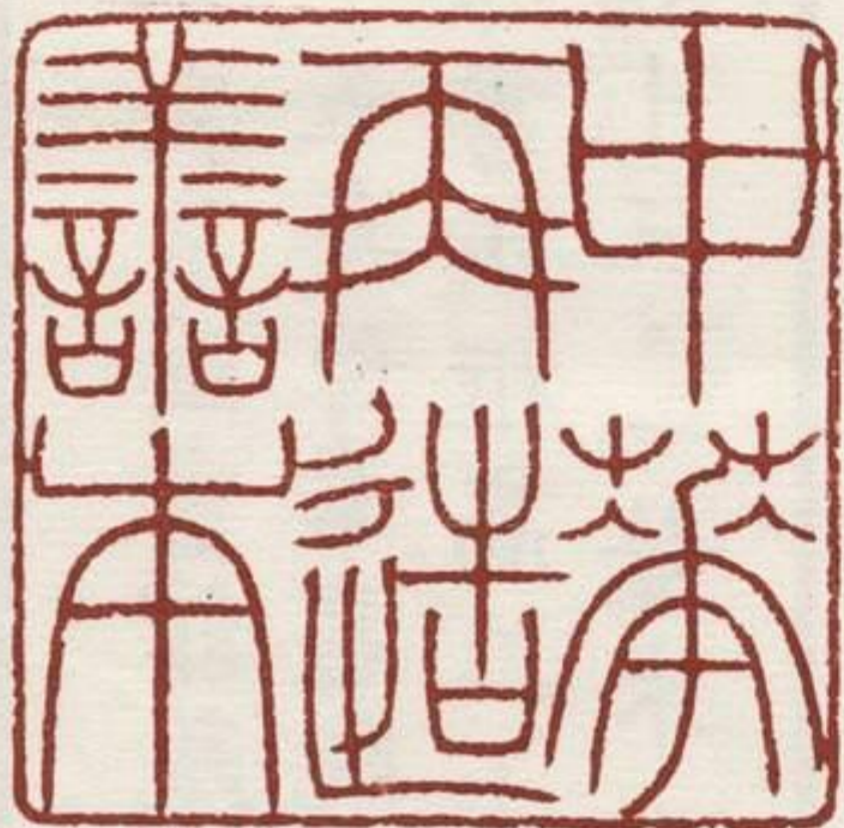


豫章羅先生文集

一

據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二
十五年豫章書院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二十·二釐米
寬十三·一釐米



程先生文集序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

游歸路程子歎曰吾道南矣

矣也果可知乎夫龜山既南其傳則

難矣空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

李先生李傳齊國朱文公聖人之道

是乎大助乎天下程子之嘆其有

先歎先生上上承程楊二賢之傳

下傳李

八千卷樓
珍藏善本

據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二
十五年豫章書院刻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二十·二釐
寬十三·一釐

豫章先生文集序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



子于河南卒

紹興

業辟歸程子歎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
幾也果前知乎哉龜山既南其傳則豫章
羅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
李先生李傳齊國朱文公聖人之道於
是乎大明于天下程子之嘆其有開之
先歟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
朱二賢為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逮
之時居中為傳統之會斯道之寄誠重
矣澄心默坐體認天理之功其精實已
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知者雖鮮而宗
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
何程子前知之明邪先生之志在遵堯
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之
公忠衍釋之所發雜微之所明誠一代
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乃
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待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修之本惜其書與首卷諸目俱亡何學者之不幸也觀附錄儒先所稱述惟悵惋耳即今所存而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然為朱子之學萬殊一貫體用一原行之以仁恕充之以廣大苟不究其師傳之統惡克底夫精實之極於

石

斯集也可不致力以求之乎先生五世孫天澤建書院既得請前進士曹道振纂次先生文集鋟以傳世天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惟道學之宗豈庸譎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遺言而交其後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著朱傳之所自云至正二十七年龍集丁未正月庚辰肱福建等處儒學提舉卓說序



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錄

卷第一

經解

詩解闕

春秋解闕

春秋指歸闕

春秋釋例闕

語孟師說闕

中庸說闕

卷第二

集錄

遵堯錄序

遵堯錄一太祖

卷第三

集錄

遵堯錄二太宗

卷第四

集錄

遵堯錄三真宗

卷第五

集錄

遵堯錄四仁宗

卷第六

集錄

遵堯錄五李沆

卷第七

寇準 王旦 王曾



集錄

遵堯錄六 杜衍 韓琦 范仲淹 富弼

卷第八

集錄

遵堯錄七 司馬光 程顥

卷第九

集錄

遵堯錄別錄一 司馬光論王安石 陳瓘論蔡京

台衡錄關

按遺藁先生所著有台衡錄今不存

卷第十

集錄

二程先生語錄

豫章文集目錄

龜山先生語錄

卷第十一

雜著

議論要語

卷第十二

雜著

春秋指歸序

韋齋記

誨子姪文

與陳默堂書

卷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自警

示書生

邀月臺

勉李愿中五首

題一鉢庵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送延年

和延年岩桂

賀田溪張公遷居

寄子靜長篇關

獨寐龕關

顏樂齋

送南劍王守

自述

挽吉溪吳助教二首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靜亭

再用韻送延年

題德士退庵

和張公叙別

白雲亭關

寄傲軒關

卷第十四

附錄上

人豫章文集目錄

二二

事實即行實

問答

諸儒議論

卷第十五

附錄中

繳進遵堯錄狀

貼黃

貼黃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謚議

覆謚議

卷第十六

劉允濟

前人

前人

楊棟

陳協

周坦

附錄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延平先生

答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

語孟師說跋

陳淵

韋齋記跋

石塾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題義恩祠壁

盛木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題羅仲素顏樂亭

陳淵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上舍辭歸

李延年

和羅仲素寄子靜長篇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

胡清獻

豫章先生遺藁跋

馮夢得

二

黃大任

二

宋遇

三

劉將孫

四

揭祐民

卷第十七

外集

教授石公轍

延平書院誌

通判丁鎔

誌釋菜事

劔守劉允濟

燎黃祝文

祭文

祭文

二

與教授公書

石公轍

高斯得

李侗 延平

前人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錄

教授公復書

李侗

與教授公書

陳淵 默堂

又

前人

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錄畢

子

至正乙巳秋沙
陽豫章書院刊

豫章羅先生年譜



進士曹道振編次校正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生

按先生行實及羅華題語孟解後皆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云七十九年孤憤之氣鬱之未伸云云咸淳六年庚午馮夢得題先生文藁云余後七十歲而生又云自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歿於乙卯也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七歲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一十五歲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二十三歲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三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

政和元年辛卯

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

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于龜山楊先生之門

按龜山年譜是年赴蕭山知縣延平羅仲素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袂屬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出時公年六十

六年丙申

先生四十五歲郡人李侗始受學其門按延生上先生書幸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延平先生歿於隆興元年癸未年七十一以是知是年受學

七年丁酉

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于毗陵按先生春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按學經年盡衷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復觀也

重和元年戊戌

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按羅漸題龜山年五月余與仲素伯思自京師歸鄉又按先生春秋指歸序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邨野疑宣字當作重

宣和元年己亥

先生四十八歲

六年甲辰

先生五十二歲作韋齋記按韋齋記宣和癸卯朱喬年得尤溪尉治一室名曰韋齋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錄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

按先生行實及延平志沙陽志皆云晚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胡文定公答先生書亦稱主簿足下惟石公載誌先生釋菜事於惠州博羅縣尉當致八月上丁

以郡守周綰之命領神諸生行禮燕禮見石
公藏誌

五年乙卯

先生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先生卒于官子敦叙早歿不得歸者數年

疾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館于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原中始為歸葬于本郡羅源黃際坑之原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于河州武平縣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于道途又與前說不同未知孰是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

郡守劉允濟繳進遺堯錄乞賜謚又得先生墓於荆榛之中為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給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內以六石輸亭中為祀事之費餘以給守

費者每歲寒食教授率諸生備牲幣祭墓下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

楊棟奏請謚

七年丁未

賜謚文質

豫章羅先生年譜終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道振不揆淺陋嘗欲搜訪爲文集其年月可考則繫以爲年譜又之弗就邑人吳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叙次釐爲一十二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鉅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梗槩于此若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謹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經解

詩解

見先生行實及延平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
庠舊有墨本今不存

春秋解

見先生行實及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郡庠舊有墨
本今不存又按延平書院志先生遺書有春秋集說
疑即此書也

春秋指歸

春秋釋例

二書見先生行實及延平書院志沙陽志今不存遺
藁有春秋指歸序一篇見第十二卷

語孟師說

按先生遺藁有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說一篇又載
羅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一篇篇中備舉明
道伊川橫渠龜山則所集不獨二程之說也此書疑
即所謂語孟師說今不存

中庸說

見先生行實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集錄

遵堯錄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大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出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

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無競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于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

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上之心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父朝廷清明金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錄一

太祖

國初劔南交廣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田貿易

人豫章文集二

二

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夷情狀每夷狄入寇必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二千而已然以齊州賦斂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父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曰無也帝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

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感訴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貴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祈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虜

太祖以李謙溥爲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溥爲晉隰公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契丹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

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戎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戎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建隆元年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振飢民若歲荐飢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慮帝即命發廩貸民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爲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爲安者以有兵也書

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爲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楊泗飢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况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廩粟振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荐飢無所收取倫之言未爲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它無所預多遜曰穆覆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尊廟筭剋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

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跡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爲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爲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爲蜀群臣有以珍異竒巧之物爲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爲朕立法江南旣平還卿旌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趙普秉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曰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旣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賫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帝之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黃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屈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

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俟克毗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鋹性絕巧嘗自結真珠鞍爲戲龍之狀以獻太祖臻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初在國中多置鴟以毒臣下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慚謝

左飛龍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將士

人豫正文集二

八

驕縱惟務嬉息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之致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性以茲臨御誠爲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宦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又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掃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徹定宗廟寶嚴典禮儀鼎崇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覽訪儒術疇

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壁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充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名臣有聞望于禁掖臺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爲恩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甚薄俗非推公取士之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取虛譽當悉禁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閣門謝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中書覆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祿者奏名之特別折之

乾德元年詔舊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

並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若二千字已上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不絕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務在報神資乎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弥旬不止至是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對感泣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爲號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所慚也

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寶藏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祖顧左右曰軍興飢饉須預爲之備若臨事厚歛非長計也當於講

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爲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餽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苟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即位任以爲相因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一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嘗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令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

豫章文集

卷一

一

一

當諭以朕意勉赴所職儀於是再入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聲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

大廷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爲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爲國家區別流品所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衛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部太祖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溫叟溫叟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角牖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溫叟

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救麥如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

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藩鎮以惠民爲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極惻一本武行德向拱郭義袁彥等爭論疇昔功勳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翌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太祖修大內既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八豫章文集二

卷十

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太祖嘗盛暑中露卧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卧也帝曰常人之情覩星月爛然則生悚畏至於閭室得欺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略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旦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殺所乘馬旣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
之爵賞刑罰也陛下宜得自尊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
普亦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寤卒可其奏
臣從彥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
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相時臣寮中有功當進官此天
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
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
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
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
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
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塵
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拔弓彈雀臣寮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

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帝怒曰此何為急事其人曰
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
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
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
善有剪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者則即時
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當時臣寮中
有以急事請見者宜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
而警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
普所為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
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家召其諸弟張酒食語
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

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彥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而惡其專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爲可知也已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也不可
不謹也普身爲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勲舊脫禍而多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烏凡凡普則愧之矣
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五百兩
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史兼通釋典帝
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
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於

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
凝神太和昔黃帝享國永年者得此道也帝大悅故有是賜
臣從彥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其賜必有
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肯以其術市恩
以誤至尊其論帝主養生則以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言
之此羽衣中之最賢者也帝命賜衣一襲足矣至若金
帛之資似未有以處之澄隱不知國弊何耶蓋方外之
士與儒者不同辭受取舍非所以責澄隱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三

集錄

遵堯錄二

太宗

太宗初命趙普爲相諭之曰朕以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卿宜悉心以副朕意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慮軍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其勉之哉他日謂近臣曰趙普事先帝與朕最爲故舊能斷大事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之于茲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凡常人之理未免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遺之財幣可也公家之事不可曲徇朕亦有親舊若才用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攷故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攻策之設亦空言耳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至道元年夏四月擢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召端謂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爲稱職卿宜勉之卿歷官
進擢常以謂任用之晚每奏對同列多出異議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臣從彥釋曰太宗之命呂端也說者謂宰相之任在乎登進賢才黜遠庸佞而總其綱目萬事自理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虛授其言是已若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歟端賢相也帝以其任用之

晚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非信任之篤遇之專一者其孰能之

端拱中考工員外郎畢士安爲冀王府記室參軍有詔臣寮各獻所爲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文可見矣其行孰優有以士安對帝曰卿言正合朕意命以本官知制誥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問宰輔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後因覽唐故事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會蘇易簡薦吳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帝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閱之語易簡曰可且令叙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祿寺丞卒

太子中舍王濟方正好言事太宗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擇苟非其人或有冤濫感傷和氣必致天灾宰相曰惟守法

不回者可符聖意帝曰王濟數言事必有特操可試之遂令權判寺事

太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州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秦彭爲潁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帝王崇尚德教豈太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審官院進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朕親書於其前曰勤公潔已奉法除姦惠愛臨民方可書爲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因謂若水曰所賜戒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以求功勞可諭之云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

太宗初嘗詔轉運使攷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未幾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是歲五月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伍伊闕縣主簿程嶙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温皆以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

至道中分遣朝臣爲諸道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三年供奉官劉文質入奏察舉兩浙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儒梅旬高鼎廖貽慶姜嶼戚綸等八人有治績並降璽書褒諭

太宗嘗謂宰相曰歷代王者多以求賢爲難何代無材但繫用與不用耳豈必畋遊夢卜乃稱賢哉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豈能徧識之哉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但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云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冶茲言有理朕孜孜諮訪只要求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升下位之人韜晦才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爲限成朕急賢之意又曰人之行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迭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曰亦迭試可也苟暫聞其善惡有涉愛憎恐悞任使故須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邇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還俗赴舉此等不能專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廉士進士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之教亦有迭相做做止習浮淺文章

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

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孫何等面戒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王事之外屬精文翰無墜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為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理未嘗不欲加惠于民若杜兼并抑游惰前世難行之道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歲月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下者不為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廬井置阡陌經界廢而兼井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久矣朕君臨大寶軫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

太宗皇帝文集三

卷八

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

太宗嘗覽鄭州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土著之人欲一一均平選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精於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兵賦可從而省也彼管擁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間當力行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尚能興復况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古道當今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振復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尚屢經變易近代服色去古逾遠舊制罕存誠可惜也寇準曰古者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

所服之鞞乃趙武靈胡服公私通用之與古之犴鳥殊矣
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
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大戎猾夏之日已七八歲當
時道路泥濘人民艱苦謂更無好時世孰謂今來萬事粗
理常自愧惕近者邊平寇孽於朕何功蓋上天開悟朕心
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德於天今之聖諭正

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來五穀屢登人無
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
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不卹士衆
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為戒

宋人豫章文集卷三

卷三

卷三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謂至曰嗜好不可
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
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悅可
兩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
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
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臣從彥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
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
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
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
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
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
為將順可也然於稷契臯夔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觀書見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
贈敗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
十跪加王背者再因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贈務
治國事併國三十九朕未嘗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
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忽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彥釋曰保申之能諫楚文王之能從其事見於劉
向說苑然文有小異說苑言荆文王得如黃之狗菡露
之贈敗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
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菡露之
贈敗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暮不聽朝王之
罪當答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願變更無答保
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
臣寧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趨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
穀之過保實何罪於是殺狗折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
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君能奉
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
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爲法夫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
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
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艱難克已從義者乃可行矣
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於一已與孫子也且
以示天下後世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讀唐書見唐人以公主和番屈辱之甚
未嘗不傷感今士卒精強固無此事但選擇得人委以邊
任不令生事務在息民訓卒練兵觀釁而動可以無患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夏暑令搯

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者根本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治則邊郡何患乎不安

契丹部屬有求內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儻無內患必有外憂魄特邊事耳皆可預防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當須謹此

唐置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內朝常親旒宸故凡事得以微辭諷諫唐季權臣專政阻絕諫官不得侍從太宗孜孜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爲正言司諫使專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群官候見宰相朝罷於政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以爲如

人錄章又集三

七

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堂群臣請見咨事無解衣之暇夫左右大臣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耶今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樞密使接見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丹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爲動容又之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疑滯若稍間隔豈能盡其道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

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未有不任用賢良致宗社延永皆是自已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爲姦邪蔽惑以至顛覆琪曰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宣力姦邪之輩自然屏迹

太宗嘗謂呂蒙正等曰凡爲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滅使後人觀之少爲鑒戒故堯舜爲善而衆美歸之桀紂爲不善而衆惡萃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有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俟其爲惡彰敗則政亦有損古人云小人害霸信不虛語賢人若遇暗主晦迹立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

尤在辯察小人不可不早帝深然之

淳化四年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木可去者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矣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爲萬代譏議卿固合知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朔望朝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彥辨微曰太宗時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木可去也武程疏遠小臣妄陳狂瞽帝不罪之以求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

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睦之訓是也有關睦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超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則其失必有自矣非人倫之美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畫知其利病然不可以口占願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宰相曰李溥等令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枕藉寢處其中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豈無資益如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臣從彥辨微曰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二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太宗召李溥等問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恕假之顏色引令剖陳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呂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淨致理黃老之深旨也汲黯卧理淮陽交子賤彈琴治單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呂端曰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呂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行清淨之化

臣從彥辨微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蓋公者治黃老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入也不見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交子

賤之爲單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端與蒙正知有黃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此可勝惜哉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知覆燾之德含容光大本無情於仁愛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彥辨微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爲孔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耶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爲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不克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勝臨機應變舉爲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爲理之道也老氏之戒正在於此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謂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堯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

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雜然四出故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人亂於中此老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於浮屠氏之教微語宗旨凡爲君治人却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所謂利他者是也若梁武帝之所爲真大惑爾書之史策爲後代笑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非臣下所及

臣從彥辨微曰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太宗之言是已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已治人其究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若趙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

者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搏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聯和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儼如白日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機真有道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彥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吳筠頗似有道術者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搏對宋琪等語該於治體終

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異筠之徒歟然聖人盡道
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
不然是二之也古言君子不貴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三



